

# 走向一种建设性后现代 宇宙中心主义伦理学

[保]费瑟林·彼得诺夫 / 吴伟赋 译

**内容提要** 作为怀特海(或建设性后现代)环境伦理学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宇宙中心主义伦理学认为必须从宇宙中心主义的视角对怀特海哲学展开详尽的研究,因为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探索宇宙中心主义伦理学所面临的问题与解决之道,而且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宇宙中心主义伦理学与怀特海哲学的关系,即它对怀特海形而上学的依赖关系。整体论和动态论作为建设性后现代形而上学的最新发展形式和宇宙中心主义伦理学的发展紧密相关,因此,宇宙中心主义伦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必须采取整体论、动态论的形式,而建设性后现代宇宙中心主义伦理学的发展则有助于我们重新反思的人类现有的价值观,最后找到人类在宇宙中的正确位置。

**关键词** 建设性后现代哲学 怀特海形而上学 环境伦理学 宇宙中心主义伦理学

[保]费瑟林·彼得诺夫,保加利亚过程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巴尔干哲学》杂志主编  
吴伟赋,浙江广播电视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310030

## 一、导言:环境伦理学的起源及其与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联系

本文的主旨在于提出并论证开展一种全新的建设性宇宙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与此同时,阐明这种全新的伦理学在环境伦理学中的地位及其形而上学基础。

环境伦理学主要由四个不同的思想流派所构成,即人类中心主义、动物平等论或权利论、生物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这四种理论对人类对其他事物的伦理责任问题的理解与认识各不相同。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对其他事物只有道德上的责任,即人类对其他物种或实体的责任只有一种间接的责任。动物解放论或权利论把人类道德责任的对象扩展到所有的动物。生物中心主义认为所有的生命形式都是人类道德责任的对象,即人类对所有的生命形式都负有道德义务。生态中心主义则把人类道德责任的对象扩展到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然。

大卫·格里芬指出,“许多哲学家,如皮尔斯、亨利柏格森和怀特海等都是前卫的后现代哲学家,他们不仅深刻地批判了现代世界观,而且确信我们可以建构一种能够替代现代世界观的后现代世界

观。”<sup>[1]</sup>我们的任务就是发现“迄今为止未被发现的怀特海哲学对环境哲学的深层影响”<sup>[2]</sup>。然而,怀特海一直没有被公认为“具有深层生态”的理念。

有的哲学家认为怀特海有机体理论与深层生态学没有基础性的联系,其原因在于怀特海根据不同生物的所具有经验质量水平,把事物的价值分成了不同的等级。因而当代怀特海主义生态伦理学不符合深层生态学一直坚持的“生态平等主义原则”。

格里芬提出了一种解决这种争论的方法,即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深层生态学。他说:“‘深层生态’这个术语的含义不仅模棱两可,而且让人进退维谷。‘深层生态学’包括所有的环境伦理学,而不仅仅只指以人类为中心的伦理学。利己主义并不是环境保护和治理的主要根据,更为重要的根据在于其他物种也有其不可剥夺的内在价值……因此,凡是关心动物权利的人都可称之为‘深层生态学家’。”<sup>[3]</sup>“但这不是这个术语的一般使用方式……这个术语的意义与其说是关心人类个体和动物的权利,还不如说是关注其他形式的生命和生态系统的权利。……深层生态学家关心的是作为整体的生物圈,而不是在某处划一条界限,界限之外的事物既没有内在价值,因而也无法得到尊重。……阿恩内斯(‘深层生态’概念创造者)肯定‘生物圈(或生物)平均主义’、‘拒绝任何类型具有等级结构的价值’。”<sup>[4]</sup>根据这种价值理论,位于价值中心的存在物比其他存在物更具内在价值。

根据格里芬这一宽泛的规定,“怀特海的世界观在以下意义上更具生态性:(1)所有个体都有平等的内在价值;(2)所有事物都与环境相关;(3)所有自我都是生态自我;(5)神圣的现实不仅具有生态意识并且在生态上是相互支持的。它表明,对人类和其他高等动物的关爱与对作为整体生物圈的关爱是完全一致的,与我们的直觉也完全一致。所有生命都有平等的内在价值。”<sup>[5]</sup>因此,怀特海的世界观是深层生态的,怀特海在生物圈问题上的立场是深层生态学的立场,是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同时它又蕴涵着整合生物圈的深层生态学 and 动物权利主义的立场。然而,怀特海主义哲学拒绝平等的深层生态学,“正是因为这种拒绝,使怀特海哲学与阿恩内斯等深层生态学家和部分怀特海主义者的观点有着明显的不同”<sup>[6]</sup>。

有些怀特海主义者反对格里芬的上述观点。布莱恩·亨宁说:“虽然过程学者声称放弃人类中心主义,但是他们关于价值有层次结构的立场却正好相反。是否拒绝价值等级化已经成为过程学者与深层生态学家所争论问题的关键。不然,他们就得把现实看作是相互依存的具有内在价值的个体所构成的系统”<sup>[7]</sup>。亨宁认为,“过程哲学主张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但最终失败了,因为它继续坚持人类价值高于万物的价值等级观念。”<sup>[8]</sup>怀特海主义者的主要任务是如何才能找到解决争论的方法。我将详细阐述我的解决方法,即运用一种基于宇宙中心价值的宇宙中心主义伦理学新观念来达到共识。

## 二、宇宙中心主义伦理学

最近十年,出现了一个新的环境伦理学学术术语,它标志着环境伦理学的一个全新分支学科

---

[1] Brian G. Henning. (2010). Re-Centering Process Thought: Recovering Beauty in A. N. Whitehead's Late Work. - *Beyond Metaphysics? Explorations in Alfred North Whitehead's Late Thought*. (Eds. Roland Faber, Brian G. Henning, Clinton Combs). Amsterdam - New York: Rodopi, 2010.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eb02.gonzaga.edu/faculty/henning/>.

[2] Ibid, p.207.

[3][8] Ted Peters. Cutting the Ethical Pie for Engaging ETI: An Adventure in Astro-Ethics. -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counterbalance.org/et-ethics/index-frame.html>.

[4][5][7] The Ethics of Terraforming. -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philosophynow.org/issues/38/The\\_Ethics\\_of\\_Terraforming](http://philosophynow.org/issues/38/The_Ethics_of_Terraforming).

[6] Ervin Laszlo. *Science and the Reenchantment of the Cosmos*. Rochester, Vermont: Inner Traditions, 2006, p.49.

——宇宙中心主义伦理学的产生。宇宙中心主义这一术语本身已经规定了“以宇宙为中心”的含义，宇宙中心主义伦理学与环境伦理学中的探索行星、保护行星和寻找外星生命并使外星环境地球化三个相互关联的主题紧密相关。

有些学者尽管也使用“宇宙伦理学”这一术语，但却认为“我们对宇宙伦理或生物伦理问题的思考超前了”<sup>[1]</sup>。另一些学者则使用普遍伦理学这一术语，“但它仅适用于价值上互相平等的两种文明，与伦理问题是否真的发生无关。文明就是一个朝着共同目标而努力的个体系统。”<sup>[2]</sup>虽然有些学者已经开始探索普遍伦理学中的外星文明，比如说，“外星文明是否和我们一样具有同等的内在价值？外星文明情况是否和我们一样？外星人是否也这样看待人类文明等等”<sup>[3]</sup>，这就有可能导致误解，因为我们可以比较不同的陆地文明时使用它。这正是我更喜欢使用“宇宙中心主义伦理学”这一术语的原因。

上述问题正是怀特海伦理学的所关注的核心问题。遗憾的是，至今为止只有弗雷德里克·费雷从建设性后现代视角对此作了研究。费雷提出了“美的伦理学”。

之所以必须开展宇宙中心主义伦理学研究，一是因为我们人类探索外星文明的时间并不长（首先我们应开始访问太阳系的行星如火星、金星等），我们很有可能发现外星人。所以我们应该作好应对准备，因为这种可能随时有可能成为现实，我们必须从伦理的视角来审视此类问题，而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特别是怀特海有机哲学）则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类问题。二是因为宇宙中心主义伦理学不仅有助于建设性后现代哲学找到更好的解决问题方法，而且有助于明确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伦理学的关系或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对形而上学的依赖性关系。

### 三、我们是否已经作好发展宇宙中心主义伦理学的准备？

最近，与外星研究相关的各种外太空探索计划、设想等活动又开始热闹起来了，如月球旅行计划、在月球上建立长期性空间站计划、在月球上发现矿产并生产的计划、人类到火星的旅行计划等等。对于这一问题，弗雷德里克·费雷是有发言权的，他说：“人类访问月球、火星或者其他的天体行动或许是可行的，但这种行动必须符合伦理规范。必须想方设法减少环境污染和污染的危害性。”<sup>[4]</sup>他又说：“地球化和空间殖民本身的合法性在于其目标旨在创造更加美好的世界。但当我们思考外星地球化问题时，必须首先确保地球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了善和公平的星球。”<sup>[5]</sup>有学者指出：“外星地球化本质上是一个生态工程。例如，在一个像火星一样死寂的、无空气的、干燥又寒冷的行星上逐步创造和保持一个可供人类呼吸的空气圈、能够制造液态水、能够使温度维持在一个适合生命生存的水平、从此植物可以生长，动物和人类可以居住，最终成为一个有自己家园和文明的能够自给自足的星球。”<sup>[6]</sup>“外星地球化就是人类把其他星球改造为适合人类居住的过程。然而，外星地球化的伦理问题并非如想象的那样简单。”<sup>[7]</sup>从表面上看，人类似乎可以对无生命的行星够做任何他们喜欢做的事，但这决不是一个简单的伦理问题。事实上，这是一种大规模的对外星的破坏行为。”<sup>[8]</sup>

---

[1] Ted Peters. Cutting the Ethical Pie for Engaging ETI: An Adventure in Astro-Ethics. -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counterbalance.org/et-ethics/index-frame.html>.

[2][3] Whitehead, Alfred North. (1978). *Process and Reality: An Essay in Cosmology*. Corrected edition (ed. by David Ray Griffin and Donald Sherburn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p.91, p.91.

[4] Michael Halewood. Fact, Values, Individuals, and Others: Towards a Metaphysics of Value. - Roland Faber, Brian G. Henning, Clinton Combs (Eds.). *Beyond Metaphysics? Explorations in Alfred North Whitehead's Late Thought*. Amsterdam - New York: Rodopi, 2010, p.227-228.

[5][6][7][8] Ferré, Frederick (1996). *Being and Value: Toward a Constructive Postmodern Metaphysics*. Albany: SUNY Press, pp.372-373, p.373, p.136, pp.141-142.

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把外星地球化的行为一定是破坏性的。我们首先必须对现在和以前的人类对于地球本身的行动的合法性作出一个正确的评价。从某种意义上说,伽利略望远镜首次对蓝天空的行为是人类第一次侵犯外星世界,或者说,显微镜对微观世界的观察行为是对自然的侵犯。事实上,这些行为构成了人类进一步侵略非人类世界的基础。但是我们并没有把这些行为看作是坏事。例如,我们可以证明欧文·拉斯洛的土地改造方式行动的正当性。“地球上生命的未来前景是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太阳将扩大到红巨星阶段,会吞噬所有的行星,包括我们。宇宙的其他地方的生活可以继续,但这不是无限期的,我们生活的宇宙是有限的。我们唯一知道的生命形式——碳基生命的物理条件的进化是有时间限度的。适合生命生存的条件不会永远持续下去。”<sup>[1]</sup>这意味着我们将如何保护我们的生命形式?由此看来,伦理学对象似乎应该扩大至银河系的其他行星上的生命,而不是说这是一种对自然的不道德行为或者说一直要等到生命在地球上消失才能行动。因此,问题关键不是人类生活是否扩展到其他行星或者说不需要这种扩展,而是如何扩展,即在扩展的过程中以什么方法符合伦理学的要求。这个问题与我们地球的去发生了什,现在仍然发生什的问题紧密相关。文明的发展依赖于我们对地球资源的使用方法,而方法可能是坏的或好的,要么保护自然,要么破坏自然,这就是道德或不道德的标准,这一标准应该成为人类生活扩展到其他行星的道德标准。

寻找外星智慧与寻找外星生命形式的问题也是如此。在宇宙所有的恒星系统中,概率上存在着很多与地球一样的能够支持生命的系统,存在着与地球相类似的具有生命存在的条件的行星。天文学家发现,有些这样的行星离地球的距离只有几光年。我们也许很快就可以在宇宙的某个地方找到某种生命形式,甚至遇见某些形式的外星智慧。这意味着我们应该提前作好各种准备,而不是坐等这样的事件发生后再来思考如何应对。

许多科学家和学者对我们应对外星智慧的准备工作持一种悲观的态度:“人类依然还没有为预想中的与外星文明的接触作好准备”<sup>[2]</sup>。费雷指出:“人类至今对我们在其中生存的广袤的宇宙极度地无知。更糟糕的是我们不知自己无知!”<sup>[3]</sup>但是,我们与外星接触时必须遵循某种道德标准。在宇宙中心伦理学中,这种道德上的考量决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道德考量不等同于道德意义。决不能因为一个实体具有内在价值就认为应该进行道德考量,也不能因为进入了道德领域就相应地具有了道德意义。我们需要发展一种“道德考量”学科,它将使我们能够平衡各种实体的权利。

行文至此,我们已经规定了作为环境伦理学基础的基本准则或“公理”。宇宙中心主义伦理学者提出了适合宇宙非智慧生命的四个基本伦理原则:(1)不能损害地球上的生命,或生态系统;(2)尊重外星生态系统,不能改变其本质或使之无法恢复;(3)在人类探索外星文明的所有阶段,遵循适当的科学程序和诚信,(4)确保全球所有相关的国际组织参与。有学者认为,我们与外星生命接触的可能情况有三种可能:“我们可能接触(1)进化程度不如人类的低等外星人;(2)智力水平与人类一样的中等外星人;(3)高等的外星人:也许经过更长时间的进化过程,他们已经具有更高的智能和更先进的科学与技术”<sup>[4]</sup>。最后可总结如下:“我们的伦理学除了研究上述问题之外,还必须区分外星文明有可能(a)敌视我们的,(b)中立和平的;(c)救苦救难的——即有助于改变人类自我毁灭的习惯”<sup>[5]</sup>。

引用、评述上述学者的不同观点是为了确立宇宙中心主义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它使我们能够更

[1]Whitehead, Alfred North (1966). *Modes of Thought*.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pp.13-14.

[2][3]Ervin Laszlo. *The Systems View of the World: A Holistic Vision for Our Time*. Bbroadway: Hampton Press, 1996, p.80, pp.78-79.

[4][5]Joseph Brenner.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and Logic: Grounding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 Paper presented at the Global Dialogue 09, “Responsibility Across Borders: Climate Change as Challenge for Intercultural Inquiry into Values”, Aarhus, Denmark, Nov. 3-6, 2009, p.10, p.10.

好地理解怀特海的有机哲学,因为它是目前为止发展最好的哲学宇宙论,这也是怀特海哲学比任何其他哲学更适合完成这一任务的原因所在。

#### 四、宇宙中心主义伦理学和建设性后现代形而上学的关系

费雷是唯一的一位真正思考发展宇宙中心主义伦理学必要性的过程哲学家,即便他没有直接使用“宇宙中心主义”这一术语。费雷根据价值等级次序提出了道德行为的四个准则。(1)不能伤害。事物都是平等的,没有任何理由去伤害它,即使它是一个聚合体,聚合体虽然没有内在价值,但它却是由具有内在价值的过程所构成的,它至少是我们欣赏的对象。(2)保护现有的善。这一准则尤其适用于所有对自然构成威胁的人类行为。(3)创建新的善。此准则特别适用于人类的文化,人类文化的巨大价值就在于经验的丰富性所带来的无限可能性。(4)公平。

费雷的观点非常适合他的美的哲学或者地球人的环境伦理学。但如果我们想把这些准则运用于宇宙中心主义伦理学,那还需要进一步的解释和研究。例如,费雷这样的说法是不正确的:面对行星,道德理论没有告诉我们具体应当如何做。当我们有能力到达离地球并不遥远的某个行星时,宇宙中心主义伦理学就应该告诉我们:什么是人类有权利做的?我们的行为是否正确?

要确立普遍适合的伦理准则,就必须研究关于宇宙的形而上学。上述准则反映了一定的价值,但是价值理论必须研究地球人的价值观。为了发展宇宙中心主义伦理学,我们需要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规定“价值”这一术语的含义。我们必须对可能存在的外星智慧生物的价值观做出一个基本的评估,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很可能与我们的价值观不一致或完全不同,同时我们必须厘清“价值”对非生命的外星实体的意义,因为非生命的外星实体可能完全不同于地球上的非生物实体,它们的“价值”与地球上非生物实体价值不能等同。也许有人会说,宇宙中不存在和地球、太阳系的其他行星完全不同的实体,因为宇宙的物理、化学、生物法则是相同的。但如果我们到达的宇宙不是“我们的宇宙”呢?这个问题反映出宇宙论和形而上学的不同。只有当这两者差别的研究能够应用于伦理学之时,我们才有可能找到解决上述问题的正确答案。

怀特海哲学揭示了宇宙论和形而上学的明显差别。怀特海区分了“所有可能的宇宙时代”与“我们自己的宇宙时代”的不同。一个宇宙时代是社会一代又一代的连续所构成的集合体,“我们自己的宇宙时代”是简单的,“它是由现实实体所构成的一个广泛的社会,是与我们直接相关的,可追溯的”<sup>[1]</sup>。

价值观念是怀特海主义伦理学的最基本概念。“价值分类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sup>[2]</sup>,“对事物内在价值的分类已经成为比较人类与非人类以及非人类事物之间的一个显著标准。人类的内在价值高于蚊子,因为我们有充分理由推断人类具有更为丰富的经验,更多的自由、更高级的自我反思能力与好奇心、更高级的创造能力和语言沟通能力。此外,只有人类才负有对其他生物的道德责任”<sup>[3]</sup>。怀特海主义认为如果我们把“美”的概念理解为伦理学的中心概念,那么,“过程思想,特别是过程伦理学更为充分和合适,因为“美是怀特海哲学的中心范畴。”<sup>[4]</sup>

费雷的形而上学是一种以不断进化的自然主义泛经验论为基础的个体有机体论。他认为“个体有机体论形而上学很好地回应了后现代的生态学者、女权主义者和女性解放论者的对伦理问题的关

[1]Ervin Laszlo. *Science and the Reenchantment of the Cosmos*. Rochester, Vermont: Inner Traditions, 2006, p.41.

[2][3]Whitehead, Alfred North. (1978). *Process and Reality: An Essay in Cosmology*. Corrected edition (ed. by David Ray Griffin and Donald Sherburn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pp.35-36、90-92、96-98、197-199、288-89, p.91.

[4]Michael Halewood. Fact, Values, Individuals, and Others: Towards a Metaphysics of Value. - Roland Faber, Brian G. Henning, Clinton Combs (Eds.). *Beyond Metaphysics? Explorations in Alfred North Whitehead's Late Thought*. Amsterdam - New York: Rodopi, 2010, p.227-228.

切,并在价值观上引起了他们的共鸣”<sup>[1]</sup>。具体而言,根据怀特海立场,除了初级生物(细菌、藻类和绿色植物),所有生命都以其他生命为生存条件。怀特海说:“所有生命是抢劫”<sup>[2]</sup>。对纯粹的“生物中心主义”伦理学来说,为生存而抢劫,这是一种犯罪,或者至少一个悲剧。但对于有机体哲学来说就不是如此。个体有机论的核心价值在于美的经验的喀洛斯式的创造(源于希腊喀洛斯神话),它所关切的主要问题“一是美的经验的创造;二是对美的丰富性和强度作出正确的判断”<sup>[3]</sup>。

诚然,上述观点对人类中心主义或以生物为中心的伦理学而言是正当的。但对宇宙中心主义伦理学来说并非如此。因此,必须重新加以研究。在怀特海主义者中,只有费雷对此作了反思,虽然他并没有使用“宇宙中心主义”这一术语。他研究了上述伦理规范对宇宙中心主义伦理学的有效性,从个体有机论的角度来说现有的伦理是非常不充分的。如果将智力看作是一种纯粹的理论能力,那么概念的形成和与应用能力也许能够保证人的思维能力,因为思维只不过是一个其等级强度达到了能够做出包含着可能性的思维水平。但如果仅有智力,那外星人就不是人,因为做人意味着受思想支配,意味着具有做事的能力。进一步地说,做人还意味着有道德责任、能够感知世界和其他具有价值的事物,有移情关系,并能够从他物的角度做出富有同情心的思考。道德观取决于对同类的同情心。因此,如果外星人是人,他们必然具有移情能力,必然有对他物的同情心,并视之为必须遵守的宇宙伦理规范。外星人一定遵守地球人伦理规范么?可能不会。因为他们和地球人在很多地方是不相同的。但是如果外星人是有道德责任的人,而不是不道德的智慧生命,那么他们就有义务尊重个人的独特内在价值,也不会对美的创造进行肆意的破坏。换言之,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外星人就不会消灭人类。但是,如果出于重大而危急的原因,他们被迫消灭我们,他们将会确保人类的生理、心理痛苦减少到最小。显然,费雷提出了作为美的伦理学基础的具体规范。然而,关键问题是如何理解“价值”的意义。

根据上述讨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怀特海宇宙中心主义伦理观也许是一种最好的宇宙中心主义伦理学。怀特海认为,道德的极端重要性一是在于“过程控制,其目的是使各种经验尽可能变得崇高、完美,二是为了提高整体和谐、经验的强度和经验的生动性”<sup>[4]</sup>。我们必须坚守“和谐”、“强度”和“生动”这三个宇宙中心主义伦理学主要价值观。费雷所提出的美的规范不是宇宙中心主义伦理学的主要价值观,因为地球人理解美的方式与外星人理解美的方式可能完全不同,或者他们根本就没有美的概念,这就意味着美不是宇宙伦理主要价值。宇宙中心主义伦理学对“价值”的含义作了进一步发展,它与以人类为中心或生物为中心伦理学价值观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就此,欧文·拉兹洛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关于价值的观点。他认为“客观的、基本的价值观是我们和其他所有的自然系统都必须共同遵守的”<sup>[5]</sup>。宇宙中心主义伦理学意味着当我们面临外星智慧生物时,我们必须提出类似的普遍的价值观,我们必须详细制定普遍的伦理规范。我们必须区分描述性和规范性价值观。我们的文化的确是有价值的,它是一个具有等级层次结构的整体,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描述性的价值体系。

## 五、建设性后现代形而上学的动态整体论更适合宇宙中心主义伦理学

一方面,为了更好地克服怀特海形而上学在伦理学发展中应用不足的问题,为了形而上学体系

---

[1] Marc J.V. Corbeil. *Process Relational Metaphysics as a Necessary Foundation for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 6th IWC, Salzburg, Austria, 3-6 July, 2006, p.8.

[2][3][4] Frederick Ferré. *Living and Value: Toward a Constructive Postmodern Ethics*. Albany: SUNY Press, 2001, p.136, p.372, p.373.

[5] Whitehead, Alfred North (1966). *Modes of Thought*.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pp.13-14.

进一步发展,我们现在要探索的和下一步应该探索的不是怀特海形而上学体系本身,而是建立与怀特海和建设性后现代形而上学相统一的新的形而上学。另一方面,这种发展必须具有动态性和整体性,必须与最新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发展相一致。最近,过程哲学家们对这些与环境哲学相关的基本问题已经开展了有益的探索。

约瑟夫·布伦纳的“现实逻辑”研究就是这样一种探索。现实逻辑是一种新的逻辑,它把逻辑应用于现实过程,能够再现个人和社会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过程,它与深层形而上学紧密相关。现实逻辑以宇宙微观粒子理论为基础,它的原理和规则为我们从生物性、认知性和社会现实复杂性的角度分析和解释现实实体和过程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研究框架。根据过程本体论的实体观,现实逻辑是一种针对过程及其发展趋势的应用逻辑,而不是对“客观对象”本身的分析或对事物状态变化的揭示。稳定的宏观物理对象和简单的情形是过程的过程向自身同一性方向发展的结果,这个问题我们可用二元逻辑来讨论。这种研究与道德哲学的联系用布伦纳的话说就是:“现实逻辑实际上为个人和集体的道德责任确立提供了一个依据,它与人类的意向性无关,与人的自由无关。我认为,自由意志是存在的,但它仅仅是个体意识排斥自由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因为其占主导地位的潜意识中没有‘自由’意识,这就是说,它与其他实体是相分离的。”<sup>[1]</sup>布伦纳还论述了现实逻辑与环境问题的联系:“现实逻辑作为一种逻辑系统,能够弥补生物科学缺乏揭示一般问题的逻辑标准之不足。现实逻辑可广泛应用于生命的起源、进化和自然选择问题。”<sup>[2]</sup>

另一个对怀特海过程形而上学发展做出贡献的研究是欧文·拉兹洛的系统归纳哲学。他说:“许多数学理论证明元宇宙或多维宇宙的存在,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巨大宇宙既不是因大爆炸而产生,也不会因为我们所在的宇宙星系因黑洞塌陷而消失,在现在的宇宙产生之前,它就存在了,即使我们的宇宙消失了,它依然会继续存在。大爆炸……可能会发生在一个已经存在的宇宙的发源地,它是前宇宙环境变化的结果。元宇宙有规律的运动促使了现在宇宙的形成,这个理论与我们现在观测到的宇宙的特征相一致,元宇宙既不指以后的宇宙,也不指现在的。……元宇宙过去、现在、将来都会通过周期性爆炸而产生新的宇宙”<sup>[3]</sup>。这些观点与怀特海关于形而上学和宇宙论区别的论述是完全一致的。

拉兹洛认为元宇宙中万物是相互联系的,因而非常强调它的整体特征:“这个令人神往的世界是一个和谐的世界,在那里,万物相互作用,共同创造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不是一个机械聚合体,因为它不是由各个互不联系部分组合而成的,这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在某种程度上,万物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配合。”<sup>[4]</sup>他继续说:“事实证明宇宙并不是一个零碎的事件的集合体,星系、恒星和行星也不是胡乱、随机地形成的。这是一个按自己规律运行完整的整体系统。”<sup>[5]</sup>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罗森发现的所谓量子“纠缠”现象很好地证明了这一论断:“如果两个量子处于完全相同的状态,那么不管它们相互距离多远,它们彼此都能相互联系”<sup>[6]</sup>。1980年,法国物理学家阿兰·艾斯佩特首次演示了这

---

[1][2]Ervin Laszlo. *The Systems View of the World: A Holistic Vision for Our Time*. Bbroadway: Hampton Press, 1996, p.80, pp.78-79.

[3]费瑟林·彼得诺夫(2014)走向一种“动态整体论”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译者:吴伟赋,浙江广播电视大学),《唐都学刊》,2014.30卷第1期,第33-38页。

[4]Joseph Brenner.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and Logic: Grounding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 Paper presented at the Global Dialogue 09, “Responsibility Across Borders: Climate Change as Challenge for Intercultural Inquiry into Values”, Aarhus, Denmark, Nov. 3-6, 2009, p.7.

[5][6]Ervin Laszlo. *Science and the Reenchantment of the Cosmos*. Rochester, Vermont: Inner Traditions, 2006, p.41, p.41.

个思想实验,它看起来是真实的。所以,拉兹洛相信“一种新的世界观正在形成”,“宇宙是一个有机的、高度一致、紧密相联完整系统。与机器相比,世界更像一个活的有机体。宇宙从过去到现在的进化构成了从现在到未来进化的基础。宇宙的逻辑是生命本身进化的逻辑,即通过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向一致性和整体性发展的逻辑”<sup>[1]</sup>。他进一步解释说:“元宇宙与新产生的宇宙、已经消失的宇宙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元宇宙的不断进化过程就是宇宙本身的创造性运动。这种周期性创造运动过程就是元宇宙的发展过程。早期宇宙一定是一个纯粹的自然宇宙。随着时间的推移,宇宙的周期性进化产生了自然-生物宇宙,将来会产生自然-生物-精神宇宙”<sup>[2]</sup>。如果元宇宙进化真的是这样一个向生命和意识发展的过程,那么,我们就应该以一种新的价值观、一种适当的方法去理解宇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认识发展宇宙中心主义伦理学的必要性。

因此,建设性后现代宇宙中心主义伦理学必须以动态的和整体的形式,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

## 六、总结

最后,我想借助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让人不断失望的持续过程这一令人啼笑皆非的结论,阐述怀特海宇宙中心主义伦理学的重大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令人失望的历史。文明之初,人类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经过哥白尼革命,我们确定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但人类仍然相信他们是上帝造物。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让我们明白人非上帝的造物,而是由猿进化而来的。最后,人类坚持认为自己的价值高于万物,但宇宙中心主义伦理学认为,人类的价值并不是最高的。事实上,这一系列的失望恰恰证明了人类知识和道德的进步与发展。因此,建设性的后现代宇宙中心主义伦理学有助于我们重新评估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观,真正明白人类在宇宙中价值地位。这也是我们人类成熟和进步的标志。

[责任编辑:曾逸文]

## Toward Constructive Postmodern Cosmocentrist Ethics

(Bulgaria) Vesselin Petroff / Wu Weifu (translator)

**Abstract:** The essay introduces a new research field of Whitehead's (or constructive postmodern) environmental ethics — cosmocentrist ethics, which argues that an exhaustive study of Whitehead's philosophy must be conducted from cosmocentrist perspective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cosmocentrist ethics and Whitehead's philosophy, namely, its dependence on his metaphysics. The author claims that holism and dynamics,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constructive postmodern metaphysic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cosmocentrist ethics. Therefore, cosmocentrist ethics must develop further in the form of holism and dynamics. The development of constructive postmodern cosmocentrist ethics helps us reflect on existent human values to finally spot a proper position humans can occupy in the universe.

**Keywords:** constructive postmodern philosophy; Whitehead's metaphysics; environmental ethics; constructive postmodern cosmocentrist ethics

---

[1][2] Ervin Laszlo. *Science and the Reenchantment of the Cosmos*. Rochester, Vermont: Inner Traditions, 2006, p.10, p.12.